

情人规则

Qing Ren
Gulze

剑钧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情人规则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人规则/剑钧.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5

ISBN 7-5039-2187-0

I. 情… II. 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9252号

情人规则

著 者 剑 钧

责任编辑 沈悦苓

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www.whysbook.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87-0/I·980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1



人说，京官难当，孰不知省城的官也难当。短短五年，清源市已两易市长。尤其是最后这任市长的屁股还没坐热，便被淘汰出局了。理由倒很简单：贪赃枉法，被人大罢免，又绳之以法。

温恺接到出任清源市代理市长的调令时，不由一怔。他万万没想到事情来得这般突然。前段时间，他刚从中央党校青干班结业，部机关都风传他将由综合司长提拔到副部长的职位上，他当时置之一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可这次他倒真往心里去了。北京的几个插队的哥们儿闻讯后，纷纷拿他开涮，说他是怀恋旧情，还念念不忘远在清源的苏毓敏，并张罗着为他举办送行酒会。

说是说，笑是笑，当温恺携夫人一出现在酒会上，众人便不约而同地扯到了别的话题。周萌嫣然一笑，扫了大伙一眼说：“哎，你们怎么好像在开政府办公会议似的，那么严肃干吗？”

“大领导来了，我们草民哪能不肃然起敬呢？”孙强开着玩笑说。

“贫嘴，怪不得老婆要跟你闹离婚。”周萌瞪了他一眼，又“扑哧”一下笑了。

孙强插队时是温恺的铁哥们儿，如今在北京一家电脑公司当老总，年收入不菲，难怪春风得意。

“嫂子，这您就孤陋寡闻了。人家孙总眼下可是今非昔



比，要鸟枪换炮了。”吕牧欣笑着说。他这些年事业上一直不太顺，在机关干了二十年才混上个主任科员，眼下又面临机构改革，去留未卜。孙强曾在酒桌上挖苦他坏就坏在那张破嘴上。

“哎，不要眼气好不好，我的牧欣同志。”孙强一边给桌上的人倒茅台酒，一边笑着说：“夫妻双方谁都没卖给谁，好离好散，也许对谁都是一种解脱。”

话是这样说，可酒桌上的人心里都明镜似的清楚，孙强近来绯闻不断，据说又迷上了一个电视台的综艺主持人，惹恼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便哭着喊着闹离婚。孙强爽快地答应了，妻子又反悔了。

吕牧欣不甘示弱地说：“难怪世人说，男人因为有钱而变坏，女人因为变坏而有钱呢。”

“牧欣，你怎么把前两句给忘了，男人因为没钱而无法结婚，女人因为有钱而不结婚。”孙强将一杯酒递给他。

牧欣脸红了。他至今仍未结婚，但并不是因为没钱。

几位参加酒会的女士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旋即又纷纷指责他俩信口开河，冲散了聚会主题。做东的孙强有点吃不住劲了，连连赔罪，声言退出论战，并连干三杯酒认罚。温愷在酒桌上一反常态，显得有些深沉。从内心讲，他并不愿到清源市工作，这并不光是清源的代理市长不好干，也是因为那里是他伤透了心的地方。如果不是“文革”后，恢复了高考，他“胜利大逃亡”，也许今天还在市郊的一个乡当他的民政助理呢。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苏毓敏大学毕业后为何不回北京，而去了清源市。虽说经历了十七年，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了省计委综合处处长的职位，但她个人生活并不顺畅，至今仍是一个独身女人。女人啊，天底下最琢磨不透的就是女人。



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年前的北京。那是一次意外的重逢。当时恰逢周日，他和妻子领着刚刚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女儿小艺去王府井逛街。无意中，他见到迎面而来的她。尽管多年未见，他还是一眼在人群中认出了她。



他当时只感到心里一阵酸楚。十几年不曾见面，毓敏还是那般有魅力：一袭咖啡色的西装套裙，齐耳的短发泛着黑色的亮光，淡淡妆，天然样，有着一种成熟女人超群的美丽。当温恺和她的目光交流在一起的刹那间，一丝不易察觉且转瞬即逝的慌乱，从她那张白皙的脸上掠过。毓敏迅速侧过脸，想从他们的身边绕过去。就在他们即将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温恺还是叫住了她。苏毓敏的双眉蹙动一下，双眼露出哀怨的目光。看到他伸出的手，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伸给了他。在握他的手时，她感觉她的心律在加速，手冰凉的，而他的手却滚烫滚烫。

妻子和女儿都被这戏剧性的场面弄愣了。女人的心是最细的。周萌似乎从那陌生女人的眼神中悟出了什么，她轻轻拉了一下男人的衣角，故作姿态地说：“温恺，既然是多少年未见面的知青战友，就请到家里坐坐嘛。”

温恺尴尬地瞅了瞅毓敏，又瞅了瞅妻子，刚要开口，毓敏却抢先说：“嫂子，谢谢了。我这次来是到国家计委跑一个大型火力发电厂项目。一会儿，还要同我们领导陪人家吃饭，不麻烦了。”

“小苏，不要客气嘛，你有空就到家里来玩。”她拉着毓敏的手，亲热得像一家人似的，连在一旁的温恺都给感动了。

毓敏走后，周萌说：“怪不得你们这些个‘老插’聚到一块就谈人家毓敏，却原来真的名不虚传啊，都四十岁的人

了，身材还是那么苗条，脸色还是那么滋润。哎，你当时对她就没点什么想法？”

“看你，当着女儿说什么呢！”温恺的脸倏地红了。

小艺在一旁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说：“妈，您问那个干啥，那可是爸爸的隐私。可惜你们这一代没赶上好时候，要不，浪漫一回也挺有意思的。”

“去！”周萌狠狠瞪了女儿一眼，说：“一个女孩子说出这种话，真没羞。我先告诉你，在大学里可不要忙着谈恋爱，小心上男孩子的当。”

“妈，您以为我会寻那份烦恼吗？如今嘴甜的男孩儿大多居心叵测，我可不会上那个当。女人一分钟内获得的爱情，男人会在一分钟内将它抛弃的。”

后来，温恺将邂逅毓敏的事讲给孙强听，孙强连连埋怨他不该这般寡情少义。他说：“毕竟在一个集体户生活过许多年，总该找上几个人聚一聚的。”

“这么大的京城，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她呀？”温恺也一肚子的委屈。其实，第二天他跑了好几处大宾馆也未能找到她住的地方，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初恋，那样一种美好的感情，他是难以忘怀的。他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将她忘却。现在，他才相信一位女作家的那句话：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他有一个可人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当年，阴差阳错，让他们分开了；许多年后，阴差阳错，又让他们走到一起。他的心灵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温恺，想什么呢，这么深沉？要是想嫂子就常回家看看嘛。”艾华将酒杯端到他眼前，要同他干上一杯。温恺笑了笑，也举起杯与之轻轻碰了一下说：“小艾，你什么时候



也学得这般会说话了呢？”

“别小艾小艾的，”她说，“除了你的官大之外，咱们年龄也差不多吧。”

“岂敢，岂敢，你可是新华社资深女记者，日后对我们清源市还请高看一眼。”

“可不是，无冕之王嘛，谁敢得罪。”孙强也在一旁敲边鼓，“哪像我们这些生意人，穷得就剩下钱了。”

“嗨，口气还不小呢，你以为你是比尔·盖茨呢！”艾华的嘴可不饶人，大声奚落道，“请你不要找错了感觉。”

众人哄然大笑。孙强也不生气，自我解嘲地说：“乡下插队那会儿，我向你求爱那才是找错了感觉呢。”

“真有此事？”周萌饶有兴趣地问道。

“他那叫自作多情。”艾华说，“他那会儿的穷酸样，哪有温恺的魅力呀。”话一出口，她情知说走了嘴，忙转了话题说：“来，诸位共同为温恺当上州官干上一杯，祝他前程远大，步步高升。”

温恺连连摆手：“哪里，哪里，我这是平调，似乎还有发配之嫌呢。”

“温兄这是过谦之词，谁不知道这省城的市长是个要职，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也是个台阶，比起司长，可是重要多了。”吕牧欣深谙为官之道的样子。

周萌说：“得了吧，我可不愿他担任这个‘要职’，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会有多大出息？莫不如一家人团团圆圆厮守在一块。现在可好，一家三口就分了三处。”

周萌是北京一家医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眼下正在搞一项科研攻关项目，忙昏了头，无暇顾及家里。温恺这一走，女儿又住校，她愈发有种孤寂感了。尤其她得知丈夫去的是千里之遥的清源市，心里愈发不踏实。苏毓敏的影子便不时



情人规则

闪现在眼前。尽管她们只是在街头见过一面，但她隐隐觉得这个女人一定不寻常，说不定还与自己的丈夫有过一段故事呢。她几次有意无意地在丈夫跟前提起毓敏的名字，但丈夫的表情都是淡淡的，让她琢磨不透。在今天的酒桌上，众人天南海北地胡侃，却愣是没有一个人提起毓敏的名字，反倒让她不安起来。面对满桌的丰盛菜肴，她居然没了胃口。



2



“温恺，我真的不明白人家怎么偏偏看上了你，一走就这么远。”周萌躺在被窝里，紧紧搂着丈夫的身子，喃喃地说。


“工作需要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温恺脑子里乱乱的，还沉浸在晚宴的热烈气氛中，对妻子的话，他并不感兴趣。

“算了吧，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她使劲晃了丈夫的肩膀一下说，“不用猜，我也知道，这次一定是杜明远搞的小动作。他想当那个副部长可不是一半天了。”

温恺不禁一愣，忙说：“你不要望风扑影好不好。我和小杜都是部里的后备干部不假，可你也不能就凭此来猜测人家啊。”

“要不，我咋说你这个人迂呢！”她忿忿地说，“现在但凡想发达的，有几个像你这样死性的。人家早就把上头打通了，听说有个部领导还跑到中组部去给他说好话，也就你还蒙在鼓里呢。”

温恺是个聪明人，他何尝不知晓这官场的内幕呢？不过是不想自寻这份烦恼罢了。不想，今晚妻子却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让他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他在部里工作这十多年，论为人，论才学，论能力，在部内外都是公认的。历次考核后备干部，他的民主推荐票都是最高的。但是，他却迟迟提拔不起来。而杜明远这两年却官运亨通，由计划司副处



长破格提拔为副司长，去年又当上了司长，可谓春风得意。温恺内心中对他的评价是：才华横溢，人品欠佳。他在当副处长时，对部里的同志都是一副谦恭的样子，笑容可掬，嘴甜着呢。可当了司长后，他那张笑脸便马上绷了起来，对部属也学会了打官腔。尽管他对温恺依旧很客气，但温恺还是觉得不舒服。

昨天，他与继任的综合司长交待完工作，在楼内走廊上碰见了杜明远。小杜老远便跑过来打招呼，还说了一大堆依依不舍的话。他置之一笑，只是草草地寒暄着。他情知他这一走便为杜明远坐上副部长的宝座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恐怕小杜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8

“萌萌，别自寻烦恼了。”温恺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在上层呆得太久了，到下边换环境不也是挺好吗？从心里讲，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电力专业，走从政这条路是个不明智的选择。我知道我不适合做官。不过既然走了，就要走出个样子来。一是要给老百姓干点实事，二是要清正廉洁，决不当贪官。”

周萌憋不住笑出声来：“哎，你就别在老婆跟前表决心了。你说那两条我都相信，你会出污泥而不染的。不过……”

“不过什么？”他显出不解的神色，“干吗吞吞吐吐的。”

周萌深情地注视着自已的男人，欲言又止。她理解丈夫的自信，那种在困境和挫折中都能保持风雨不惊的自信。她伸出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宽厚的胸脯，感受着那怦怦的心跳。一想到丈夫几天后就要走了，走得很远很远，她便有些依依不舍。她将脸紧紧依偎在丈夫的胸口上，心里直想哭。

温恺用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几丝白发在他眼前晃动着。“我们都不年轻了。”他禁不住想，“人生是多么短暂



啊。”他知道妻子要说什么。从她那带有几分抑郁的眼神中，他已洞悉了一切。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老了吗？”她扬起脸，注视着丈夫的眼睛。

“你呀，都胡思乱想什么呢！”他用手疼爱地拍了拍她的脸颊说。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很傻？”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傻一点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他若有所思地说。

周萌这些日子对自己愈来愈缺乏自信了。每次临上班前，她都要对着穿衣镜愣神。对一个女人来说，四十岁是一个可怕的年龄。人虽风韵犹存，无奈岁月不饶人，鱼尾纹已悄悄爬上了眼角。她在研究所时常听到社会上的绯闻逸事，似乎世间但凡有点名气的男人都在搞婚外恋。苦就苦了那些人到中年的女人。起初，她还把这当成闲话来听。可渐渐地她便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尽管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做出那种事来，可是自己的丈夫在人群中是那般出类拔萃，难免会让哪位妙龄女子动心的。于是她开始观察起丈夫的行踪来。但过了不久，她便为自己生成的这种念头而汗颜了。丈夫在机关里口碑极好，也从不涉足歌舞厅、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连他的政敌杜明远也不得不承认温恺的人格魅力。

她暗自庆幸上天赐给她这样一位好丈夫。不过，这次温恺调任清源市确实让她犯了寻思，苏毓敏留给她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一旦他们走到一起，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她心里没了底。

温恺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和我一道调到清源，反正小艺也大了，在北京独立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让我也调离北京？”她惊愕地说，“那怎么能行！我要不走，你还有回京的希望，我要是跟你走，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只好在清源扎根了。不行，不行。”

“你想得太多了。其实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依我看，平淡是最美的。以平常人的心来看待人生，看待生活，看待社会，坦坦荡荡处世，明明白白做人，便会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可是我觉得你将来回北京会有更大作为的。”

温恺忍不住笑了，说：“我这次到清源工作，不知是过五关斩六将，还是败走麦城呢。我可听说，那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弄不好，恐怕连条后路都没有了。”

“真有那么严重？”周萌惊讶地说。

温恺紧紧攥住她的手说：“组织上在找我谈话时介绍了那里的情况，那里可是一个乱摊子呀。前任市长当政两年多，就通过不同途径侵吞国家重点工程款二百多万元，触目惊心啊！”

“现在有些当官的怎么了，疯了吗？简直是不可思议。”她气愤地说。

“这可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现象啊。八十年代初讲纠正不正之风，八十年代中期讲消除腐败现象，到了九十年代又提出惩治腐败。口号是一年喊得比一年响，贪官是一个又一个落马，可为什么这种情况还愈演愈烈呢？我真替我们党担忧啊。”

温恺和妻子说这席话时，心情是沉重的。在官场上的这些年，他目睹了太多的权力腐败。在那些巨贪面前，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统统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人们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己。就说孙强吧，插队那会儿，他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一天少言寡语，就知道闷



头干活。他曾长时间暗恋着艾华，可就是没有勇气讲出来。艾华天性活泼开朗，对谁都嘻嘻哈哈的，压根就没察觉出孙强对她的一片痴情。有一天，当她意外收到他的求爱信时，竟有点瞠目结舌了。

她没有想到貌似老实的孙强会有那般火辣辣的语言。可在那个年代，这样做是犯大忌的。她怒气冲冲找到孙强，把他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通，让他好长时间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

这事过后，艾华也挺后悔的，自感对不住孙强。所以第二年春天，她便把返城的指标让给了他。二十多年后的孙强俨然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整天出入生意场，买卖做得越来越大，风流韵事也层出不穷。他先是和他公司的私人秘书搞到了一起，同结发妻子离了婚。如今又看上了一个名声鹊起的电视台综艺主持人，三天两头地宴请她，出手也挺大方。当年一块插队的知青如今聚到一起都说孙强学坏了。孙强也不生气，反倒大言不惭地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这么守旧。现代人的特点是左手拿文凭，右手握酒瓶，上面要抹平，下面要踩平，外边养花瓶，家里扶醋瓶，事情要摆平。我这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有一次，温恺在酒桌上把他大骂了一通。孙强也不生气，反而说：“温老兄，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够惨的了，你还活得这般累干吗。你也不看看，像你这样职位的人，还有几个像你这样寒酸的。有的司局级干部，你给他甩上个十万八万的，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人家现在还不是活得挺潇洒，提拔得还不是比你快。”

“孙强，你小子给我闭嘴！”他当时气得将杯中酒泼在他的脸上。若不是牧欣和艾华他们拉着，他真恨不得上前扇



他两个耳光。孙强见他真的动了怒，连忙赔不是。他知道他的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温恺的心。

周萌叹了口气，说：“这世界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现在大凡想发达的人都在忙着‘傍’，小姐傍大款，大款傍脏官，脏官傍文学家。人与人之间关系好像都变了味似的。”

温恺忍俊不禁说：“你这都是从哪儿听到的，乱七八糟的，还把文学家都给捎上了。其实稍有点良心的文学家都不会与那帮人为伍的。”

“对，应该说脏官傍狗屁文人。”

周萌也笑了，一头扎在丈夫的怀里。温恺怜爱地抚摸着她的秀发，动情地说：“不管这世界怎么变化，我们之间的感情都不会变味的。萌萌，你相信吗？”

周萌心头一热，眼泪就下来了。她不知道离开丈夫的日子里，她将如何的度过。她没有言语，也没有抬头，禁不住撩起他的背心便狂吻起来。……



3



傍晚，苏毓敏心神不宁地站在街头，等候着出租车。也许是下班高峰的缘故，来来往往的出租车竟没一辆有停下来的意思。她捋了一下散落在额间的头发，又焦虑地看一眼腕上的表，有点不耐烦了。猛然，她眼前闪过一对热恋的情人：男人英俊潇洒，如山伟岸；女人玉树临风，丰臀细腰。两个人如胶似漆，相拥而行，那亲密劲，不由使得她心里一阵骚动。

对于一个独身女人来讲，爱情俨然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人生有过一次机会，她似乎已经得到了爱情，但转瞬又失去了。如今的她似乎已经不再相信爱情，甚至不再相信男人，尤其是那个身居高位的男人。与他在一起，她总有种受愚弄的感觉。她时常情不自禁地将他同温恺加以比较。每次比较都会令她心头流血。尽管每天她在机关里都是喜形于色、谈笑风生的样子，但内心的痛楚，只有她自己才能体味得到。

她给人永远都是职业妇女的形象，从来不穿短裙，素色的西装套裙令她保养很好的体态更加端庄和飘逸。她从来不进美容院，但白皙的肌肤仍焕发出天然的柔润光泽。不知底细的人，是很难将她同四十岁的年龄联系到一起的。这些天来，她一直都是在心神不定之中度过的。风传温恺要到省城当市长的小道消息居然成了现实，让她在惊喜之余，又添了几分忧郁。她实在是不愿意让温恺在这个时候到清源工作，



更不愿意让温恺看到一个真实的昔日恋人。

走进政界之后，她方发现自己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自己，甚至在走向堕落。一切似乎都是做给外面世界看的。她的内心深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她似乎又极力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紧紧隐藏起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下班之前，窦世祥打来电话，说让她过去一趟。

“窦省长，有什么急事吗？”她犹豫片刻，轻声问道。

“我不是对你说过，私下场合就不要称我官职了，我听着不舒服。”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在办公室等你。”

14
毓敏心情复杂地撂下电话，走出门去。窦世祥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曾召她去了。她也在尽力回避他。连省直机关开会，她都要坐在远离主席台的地方。这位她的前任省计委主任，现今的副省长，从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充当着她的领导。那年，她刚好二十五岁。一晃过去了十七年，他们之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让她饱受着心灵的折磨。尤其是三年前，她与温恺在王府井街头的不期而遇，简直是雪上加霜，几乎让她在精神上垮了下来。此后的几天，她寝食不安，独自一人躲在屋子里，不知偷偷落过多少泪。年轻时，她曾幻想嫁一个才貌双全的好丈夫，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命运降临给她的却只是苦涩的泪痕。

“上天太不公平了！”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时常在心中默默地呐喊。

她推开窦副省长的办公室，见清源市府的秘书长吕楠也坐在那儿。吕楠曾做过窦世祥的秘书，对苏毓敏自然很熟了。他谦恭地站起身，满面微笑地说：“苏姐，好长时间没见您了，总想去拜见您，可就是腾不出空来，这个秘书长的角儿，可真是……”

